

海子 (1964-1989)

骆一禾 (1961-1989)

马雁 (1979-2010)

The Immortal Poets

永生的诗人

从海子到马雁

胡亮 / 编著

余英时 (1977-2007)

蔡元培 (1972-2004)

姜可 (1971-1996)

顾城 (1956-1993)

艾未未 (1967-1991)

左丘明 (1962-1990)

The Immortal Poets

永生的诗人

从海子到马雁

胡亮 /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 / 胡亮编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378-4442-0

I. ①永… II. ①胡…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0728号

书 名：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

编 著：胡 亮

责任编辑：刘文飞

书籍设计：张永文

印装监制：巩 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427866（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总字数：235千字

印张：7.25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2015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4442-0

定价：3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图穷的天真

诗人之死

胡亮

是谁，是谁
是谁的有力的手指
折断这冬日的水仙
让白色的汁液溢出
——郑敏《诗人与死》

人选择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决断，
离虚幻而识智慧、思辨、追忆，
那沉入世界的追忆，
而无物可惊扰他内在的价值。
——荷尔德林《更高的生命》

0

我仍然不能免俗，这个意思就是，本文仍然将把荷尔德林作为开篇。但是，如下观点我可能与其他人相异：荷尔德林并不是 1807 年才疯狂的。1802 年夏天，在法国西部的波尔多做家庭教师的荷尔德林获知了他那无望的情人“迪奥提玛”的死讯，徒步横穿整个法国回到德国南部的施瓦本，他事实上就已经疯狂了。后来，他的同乡、诗人和作家威尔海姆·魏布林格（Wilhelm Waiblinger），在一篇文

章中谈到了他回到故乡时的丢魂落魄，“这个人脸色惨白，骨瘦如柴，带着幽深粗鲁的眼神，头发和胡须又长又乱，穿得像一个乞丐”^①，不免让我们马上想起下文即将谈及的一位中国当代诗人。此后，荷尔德林先后几次住进精神病院。1807年，也许是1808年，一个可敬的图宾根木匠，齐默尔，用自家的塔楼收留了这个混乱而崩溃的天才。后来，很多学者都把1807年——我则把1802年——视为荷尔德林“黑暗时间”元年。荷尔德林在塔楼中活到1843年才死去，——其时，连魏布林格都已经离世十三年。在这三十六年里，荷尔德林写下《塔楼之诗》，后人整理出版的共有三十五首。

今天已经可以得知，在荷尔德林的同时代人中，连伟大的歌德也未能认可其价值。魏布林格可能是他的少数几个知音之一，——值得庆幸的是，这少数几个知音，还包括伟大的席勒。1827年的某一天，已经离开图宾根的魏布林格似乎看到，朋友荷尔德林那美好、孤独而抑郁的形象在南方的天空下渐渐沉堕，他突然感到一阵激动：“曾经在祖国身上体验到的那种激动。”这让魏布林格下定决心要完成一个旧计划：“从最初的起因和动机中推导出他这种悲惨的内在疯狂的产生，并追溯到他的精神失去均衡的那个关键点。”

我对魏布林格这种激动如同身受，并且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二十余年来，一些以更加彻底的方式——死亡，以及死亡的多米诺骨牌——步入黑暗时间的中国青年诗人，也赋予我同样的决心和义务。

1

1933年12月4日，诗人朱湘用借来的二十块钱，登上了从上海驶往南京的吉和轮。深夜，他一边饮酒，一边默诵海涅的诗篇，当吉和轮到达采石矶，他纵身跃入滚涌的寒江。鲁迅曾经亦揶揄亦赞叹的，“中国的济慈”^②，就这样结束了生命：一颗二十九岁的尖刺，自己把自己拔了出来，从一具溃瘍的尸身。很显然，

①魏布林格：《弗里德利希·荷尔德林的生平、诗作和疯狂》，载荷尔德林：《塔楼之诗》，先刚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第86页。下引魏布林格，亦见此文。

②鲁迅：《通讯·致向培良》，载《鲁迅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第1213页。

他死于孤傲与赤贫。五十六年之后，诗人柏桦抚今思昔，写下一篇《纪念朱湘》，在其最后一节中发出了这样意味深长的感喟：

唉，为什么这榜样到死才出众
才让我们忙着纪念
忙着说话，忙着通信
忙着这一切，直到 1989 年^①

时间到了柏桦所说的这一年，3 月 26 日，朱湘的同乡小辈，青年诗人海子，白衬衣，蓝裤子，外加一个军用书包，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铁路上从容卧轨，列车一过，肉身两断。海子，1964 年生于安徽怀宁，十五岁考入北京大学，十九岁执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卒年仅二十五岁。他死的时候，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胃里只有几瓣橘，袋里还剩两毛钱，身边却带着四册书：《圣经》《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这个场景已经被无数的诗人和作家复述：我之所以再次复述，是因为总是不断地震惊于这个场景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丰饶以及两者之间无休止的敌意。

此前近五个月，海子完成《不幸》一诗，向荷尔德林致以兄弟般的敬意，并将后者称为“纯洁诗人、疾病诗人的象征”^②；此后几天里，他又写下《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一文，“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穿过时代、语言和国度的重重障碍，两个纯洁、痛苦而光辉的灵魂，犹如两个半神，举行了激动人心的幽会：这既是美妙的瞬间，亦是严重的时刻：前因与后果已经开始交织。是的，至少连续五年，海子自囚于烈火的图囿，完成了两百万字的作品：抒情诗、长诗、诗剧、神秘故事、论文、札记、碎片和日记。这些作品，深受人类艺术史上那些乖舛天才的传染和煎熬，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荷尔德林，还有雪莱、普希金、凡·高、坡、马洛、卡夫卡、尼采、韩波、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克兰和狄兰，海子把他们称为“王子”或“太阳神之子”，他们构

①柏桦：《山水手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第 118 页。下引柏桦诗，亦见此书。

②西川编《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第 361 页。下引海子诗文，亦见此书。

成了第二序列；至于第一序列，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则更高，最高，是“终于为王的少数”。海子已经清楚地洞见，他自己并不能臻于那尤其伟大的和谐和圆满，只能暂时加入第二序列。第二序列恰恰就是死亡序列。到了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海子很多作品，甚至可以说全部作品，如此疯癫而精确地诠释了布罗茨基“写诗也是一种死亡的练习”^①的断言。从《死亡之诗》到《春天，十个海子》，一系列连波接浪的作品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昭示出一切：光焰反复喷薄，只为突然冷灭。在这里，我要再次提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件作品，选入了语文教材，最终被无数的中学老师反复误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深入理解最后两行：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很显然，两行之间出现了语义的陡转和处境的彻换，大有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之意，惜乎竟为众人所不见。尘世之外对尘世的祝福被误读成尘世对尘世的祝福：消极之诗摇变为积极之诗，绝望之诗摇变为希望之诗。海子之遗言，在高一女生的樱桃的嘴边，摇变为汪氏之格言。这是时代的一个喜剧，却是海子的一个悲剧。除了这些传诵不衰的抒情诗，海子的长诗也未尝一刻稍远死亡，不妨以十分著名但又并未获得太多深入阅读的《太阳·七部书》为例：第一部，《断头篇》，完成于1986年，共有三幕，第二幕是一个残篇，好在第二幕第三场的“诗人的最后之夜”已经完成，这正好是一个长篇死亡独白，“来吧，死是一直/存在的逼视”；第二部，《土地篇》，完成于1987年，共有十二章，以春夏秋冬为内在图骥，演绎了“歌唱然后死亡”的王子生涯，王子为了让情欲老人和死亡老人放过“名叫人类的少女”，宁愿放弃自己的“诗和生命”；第三部，《大札撒》，大约完成于1987到1988年之间，也是一个残篇，只剩下一首共有十九节的《抒情诗》，其“看不清眼前的事物，只剩下天堂”让人震撼，至于“我丢失了一切/

①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刘文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78页。

面前只有大海”句，则再次表明，“大海”必非尘世之景，可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相参读；第四部，《你是父亲的好女儿》，完成于1988年，是一部小说残篇，现存九节，在第六节中出现了一个惊悚的画面，“我用镰刀割下血儿的头颅，然后又割下自己的头颅，把这两颗头颅献给丰收和丰收之神。两条天堂的大狗飞过来。用嘴咬住了这两颗头颅。又飞回去了。飞回了天空的深处”，不久的下文，诗人写道，“现在简直是时候了”；第五部，《弑》，完成于1988年，共有三幕，在第一幕第五场中，借助于舞台背景歌曲，直言“死亡是一种幸福”；第六部，《诗剧》，完成于1988年，只有一幕，开幕盲诗人独白之首句，及落幕众人合唱之尾句完全相同，“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第七部，《弥赛亚》，完成于1988年，共包括两首《献诗》，诗剧《太阳》，以及作为补充的《原始史诗片断》，在《太阳》中，海子借助天堂打柴人之口如此具体地预言了自己的死况，“内脏有着第一日/一劈为二的痕迹”，——《弥赛亚》完成于1988年底，很快，正如海子自己谈到的，这些诗变成了手中的诗和兵器的诗：对死亡的眺望、猜想和抚摸，迅速转化为一种行动：怎样写，就怎样做。如前所述，海子把末一日，称为第一日，是因为他终于在此日得渡，加入到恢宏壮丽的天堂大合唱。

海子弃世甫满一月，到4月26日，诗人骆一禾就已经整理出他的一个长诗，并在那篇赶写的代序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如此断言：

我拒绝接受他的死，虽然这是事实，他是一位中国诗人，一位有世界眼光的诗人，他再生于祖国的河岸必会看到他的诗歌被人念诵，今天我要在这里说：海子是不朽的。^①

这个最初的断言一步到位，当年却只在散文家苇岸那里，甚至没有在诗人西川那里，获得清晰的友声。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发现，骆一禾二十二年前的孤注，已经在越来越大的范围，甚至将会在世界的范围，转变成一种蜂拥的共识。毫无疑问，海子“死里求生”的梦想，如同荷尔德林“在毁灭中生成”^②的梦想，各各夺

①张珏编《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第868页。下引骆一禾诗文，亦见此书。

②荷尔德林：《在毁灭中生成》，载《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253页。

取了相互艳羨和媲美的大功德。

海子之死如此草率，却又仿佛是精心安排：他选择的时间、地点，以及采取的方式。很快，他进入了更加开阔的视野，被反复议论，——到了最后，他甚至变成了一个亟待议论的由头和借口。从种种发言来看，海子之死一方面已成为八十年代的一个挽歌，另一方面又成为九十年代的一个预言：就这样，他被赋予烈士和先知的双重身份。或许正如钟鸣所说，海子处于一个“中间地带”^①，当然，绝不仅是山与海之间，北京与昌平之间，而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启蒙、狂飙、白热化与载重、忍受、收缩性之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诗人王家新对另一个躁动不安的诗人多多如此说道^②。唯其如此，海子之死，才被一些学者称为“巨大的死”^③。

1989年的冬天，大约在南京这座具有颓废传统的城市里，诗人柏桦又写下一篇《麦子：纪念海子》。这次我们要征引的，仍然是其最后一节：

请宣告吧！麦子，下一步，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牺牲

下一步不是宴席

2

海子生前一共留下七份遗书。前六份遗书都充满了幻象与呓语，只有第七份，亦即他最后带在身边的一份遗书，简短，清楚，有层次，弥漫着炸裂之前的瞬间冷静。在这份遗书中，海子明确交代：“我的诗稿仍请交给《十月》的骆一禾。”海子如此托付，显示出一种不作第二人想的惺惺相惜：骆一禾，就是那个念念闪

①参阅钟鸣《中间地带》，载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第62-64页。

②参阅王家新《火车站，小姐姐》，载王家新：《坐矮板凳的天使》，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第27-34页。

③施太格缪勒语，转引自吴晓东《诗人之死》，吴晓东：《二十世纪的诗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86页。

现的解人和义人。

作为海子最早最杰出的密友和知音，骆一禾的确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金镶玉式的呼应与般配。他推崇“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认为“以智力驾驭性灵，割舍时间而入于空间，直达空而坚硬的永恒，其结果是使诗成为哲学的象征而非生命的象征”，同时直陈对修辞的微词，“技巧与形式，代表了企图经由重复凝定这团活火的企图，建筑在苍劲推理上的玄学亦复如是”，此类观点与海子如出一脉。鉴于刚才征引的文论，《春天》和《美神》，事实上早于海子的文论《诗学：一份提纲》和《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我们不妨把话反过来说：海子观点与骆一禾如出一脉。换言之，许多珠胎早就已经暗结于骆一禾，反倒是海子，顺势促成了光华的绽放和不可收拾。骆一禾说：活火。又说：我所服膺的火光。海子则直接说：烈火。——这个傻弟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曾经多次被颠倒的真相：骆一禾不妨是海子的美学导师。诗人西川曾说，海子《秋天的祖国》中的“圣火燎烈”，来自于他的《汇合·雨季第一》^①，但是我们同时发现，“燎烈”一语，同时亦出现在骆一禾的长诗《世界的血·第十二歌》。由此可以看出，在具体而微的美学实践中，骆一禾确实在非常高的境界上毕现出与海子一样的朝霞艺术或谓之曙光艺术的诸般特征：华彩、热烈、新鲜、痛楚、高迈。我们还清楚地看到，在对水、麦子、太阳和大海这几个基本元素的抒写上，骆一禾也与海子血肉相连心意相通，不约而同地完成了一系列让人讶异的孪生文本。这让海子毫不犹豫地选定了骆一禾。

骆一禾亦深感托付之重。当年春天，他便与西川从海子昌平家里运回所有带文字的纸页，开始整理其全部作品。这是个残酷的过程：骆一禾不得不一寸一寸地在艰难和悲痛里浸落得更深，甚至就要触及那深渊之底。4月12日，骆一禾完成《冲击极限——我心中的海子》；同月26日，完成《我考虑真正的史诗》，为即出《土地篇》单行本之代序；同月28日，完成《致袁安》，将海子恰当地安放入“众神谱系”；5月11日，完成《致阎月君》，再次指出海子的重要性，苦心交涉海子诗集出版事宜；同月13日，最后完成《海子生涯》，——这里所谓最后，葆

^①参阅西川《序言》，载燎原：《海子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第1-6页。下引燎原观点，亦见此书。

有两个含义：骆一禾关于海子的绝笔，以及他自己全部写作的绝笔。从这些文字的内容和所署时间来看，在海子死后的几乎每一个深夜和凌晨，骆一禾都在反复地冷却和燃烧：很显然，他对海子的关心远超出对自己的担心。

紧接着，5月14日的凌晨就来临了：骆一禾突发大面积脑出血，被送往天坛医院，昏迷长达十八天，到当月31日，终于不治，撒手人寰。骆一禾，1961年生于北京，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二十二岁分配到《十月》杂志社做编辑，卒年仅二十八岁。骆一禾曾认为，海子死于五年天才生活，并举卢梭为例，认为后者过了十二年天才生活，最终死于大脑浮肿。这一说法，也许更适合他自己。他本来就是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在海子之后，他自己也开始冲击极限，最终死于长期和突然加速的大脑挥霍。

与海子的偏执和激荡判然相别，骆一禾俊朗、沉毅、开阔、智慧、从容、谦逊、湿润、高洁，富有为神圣之物而献身的精神。这样一位诗人绝不会把个人之死视为一己之私事和一己之权力。在写给袁安的信中，他清楚地说道，“我反对死亡”^①。那些在海子作品中触目皆是的死亡暗示，在骆一禾的作品中尤为罕见。长诗《大海》的第十二歌，“面对死亡的蓖麻田”，几乎是独例，“面对死亡末日的序幕敞开 / 我看见苍莽浩大的蓖麻田里正在掀去黄昏”，明显是观察者而非践行者的表述。当然，如果我们细读骆一禾的诗文，仍然可以理出一条令人惊悚的线索：这是一条不断遭遇茬口和春天的线索。1985年，在《春天》一文里，骆一禾谈到长城附近一大片细幼的青杨林，几乎齐地折断，创口饱含汁液；在不久的下文，他写道，“的确，有一种春天似的东西浸润我的树根，而当我生长出去，春天既已不可回复”，——很显然，这是骆一禾的变形记，他已经把自己置换为一棵树。就在同一年，他完成了另一篇文章《水上的弦子》，谈及云南山区雷击区的大树，及其电火焦燎的命运，然后写道，“这便是你我的人生”。四年后的5月，在沉入昏迷的前几天，他一口气完成了五首短诗，其中的《灿烂平息》和《壮烈风景》，细细读来，题目和内容均如谶语，几乎料定和命中了一个时代：“这一年的春天的雷暴 / 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最后来临的晨曦让我们看不见了 / 让我

^①骆一禾：《关于海子的书信两则》，载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第17页。

们进入滚滚的火海”。这里，海子之“我”，被代以骆一禾之“我们”。这样，骆一禾的预感，就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预感，而是关于一代人的预感；他所预感到的，也不是自择的命运，而是被强加的命运。

关于骆一禾之死，西川认为是“中国健康文学的一大损失”，深以为“再也不会遇到一个像他这样近乎完美的人”^①。而海子的传记作家燎原，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发出感喟，“骆一禾向这个世界讲述了海子，因而海子复活；但海子先骆一禾而去，大约再也没有与之匹配的人，能像骆一禾讲述海子那样，来讲述骆一禾了”。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西川独立承担海子作品的整理工作，最终于1997年2月，促成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海子诗全编》，后来又于2009年3月，促成作家出版社出版《海子诗全集》，骆一禾的《海子生涯》和西川的《怀念》被用作序言，西川另写有《死亡后记》附于卷尾。而同于1997年2月出版的，由张珏女士编定的爱人遗著《骆一禾诗全编》，则前言也无，后记也无，八百七十七个页码的白纸，只留下了二百五十三首短诗和两首长诗的黑字。这种不对称的仪式似乎是一个征兆：原本争辉于天宇的双子星座，具有同等的大质量，但是其中一颗，慢慢地变成了另外一颗的卫星。

因此，亟待重新认识骆一禾的意义。而重新认识的前提，恰在细细甄别骆一禾与海子之间的文本互涉问题。换言之，骆一禾的意义不能从与海子的相似性中获得，正如海子的意义不能从与骆一禾的相似性中获得。先说海子的意义。海子是自有新诗以来最有抱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种抱负的人物。他几乎将整个文化作为自己的背景，却又从未脱离过植根其中的那一小片冻土。他轻易就打通了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坚壁，通过一系列几乎无可挑剔的抒情诗，对农耕文化的式微致以不绝如缕的哀挽。但是，海子是不顾的：这种哀挽导致了他的纯澈，同时也引发他对“外部世界”的蔑视，继而导致了他的暴烈。更为重要的是，海子放弃了自T.S.艾略特以来的现代主义的碎片传统，试图“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虽然他欲与骆一禾和西川合写一部《伪经》的愿望最后归于落空，但是他已经接近完成《太阳·七部书》。这件作品同时证明，海子也放弃了自荷马以来的史诗和拟史诗传统。如果我们必须借助“史诗”这个既有概念

①西川：《深渊里的翱翔者：骆一禾》，载西川：《让蒙面人说话》，东方出版中心，1997，第189、185页。

来指认海子这个庞大构建，那也是与任何史诗传统判然相别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笔者曾在1998年称之为“抒情史诗”。让人震撼的是，在如此之长的篇幅中，海子式暴烈从未有过片刻的衰减。骆一禾的类似建构《世界与血》，则并非完全如此。现在说骆一禾的意义。在海子的朝霞或曙光之中，骆一禾嵌入了适量的知性和乐感，所以在血涌之际，往往能够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控制。这看起来像是海子的弱化，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种弱化正是耐性、美德和力量的表现。骆一禾的写作不是一种无暇他顾和不计后果的写作：神的命令和个人的义务都不会一边倒；天才的展现与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确立驰驱相竞，在清越的角逐中，后者逐渐占据上风。最能体现骆一禾这种卓越的平衡能力的，还在于他对古奥风格的追摹：异于寻常的词法和句法阻止了可能的油滑，这样，骆一禾绝不会自己从那危乎高哉的悬崖之上跌将下去。

3

海子的死讯很快传遍各地。在浙江淳安，一个长发披肩，满脸青春痘，全身邋遢牛仔服的大男孩忍不住失声痛哭。后来，这个大男孩坦言，那一年他精神上最为严重的事件，莫过于读到海子和刘小枫。这个大男孩就是方向。

方向的方向就这样被彻底改变。在此后五百多个日夜里，他“辗转在齐腰深的火焰里”^①，面对着极其凌厉而庞大的挤压。到了1990年10月19日，他已经不堪忍受那继续活着的羞愧，终于服毒自杀，“就在顷刻中倒向亲人的怀抱/比穿过苹果的子弹更精彩绝伦”，翻倒的农药瓶里流出甲胺磷，浸透了桌子上的方格稿。在此之前，他已经显示出酒精中毒的前兆。方向，1962年生于淳安左口，十九岁考入湖州师范专科学校，二十二岁回到本县，先后供职于多个行政部门，卒年仅二十八岁。方向死后，安葬在美丽的千岛湖畔，墓碑上镌刻着他最后一句遗言：“想写一首诗。”

这个诗人“有一条黄金做的嗓子”，少年时代就崭露才华。早在1980年，他

①方向：《水声》，载方向：《挽留》，香港金陵书社，1997，第76页。下引方向诗文，亦见此书。第17页。

曾这样低声歌唱，“太阳 / 像一只熟透了的苹果 / 贪婪的人 / 只要多看一眼 / 就会瞎了双眼”。至少还要在三年之后，芒克才完成《阳光中的向日葵》，表达出一种相似的危险态度。所以，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对当年刊发此诗的那个地方刊物，《山城》，表达敬意。后来，大约是在与海子建立起某种神秘联系的前后，方向的作品忽然增加了“来此作一匆匆过客”的谪仙人气质。他似乎已经听到来自天堂的召唤：整日价焦躁、忧患、起降，夹杂着愤怒，愈来愈强烈地渴望毁灭。众生懵懂，一心消隐，不能注意到他越来越具体的设计方案。今天重读《恍惚马年》和《悔悟》，我们不得不倒抽一口凉气：“这是一九九〇年的马匹 / 最后的事情 / 可能发生”，“那秘密的武器 / 甜蜜的毒药 / 守口如瓶”。时间和方式都已经选定，如其所言，干戈就要化为玉帛，他就要前往那黑暗的“十三月”。

其实，方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布衣。然而，与这个理想颇不相类的是，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就像海子也曾在《祖国（或以梦为马）》中展现出来的那样。至少有三件作品，《热爱诗歌》《计数》和《一把木剑带来的消息》，出现了那个让人疼痛的大词：“祖国”或者“国家”。或者还可以说得更明白一些，方向绝非死于消散开的爱情和聚拢来的贫困，已经有人在更高的层面上积淀出他的意义。他在一篇文章里说道，“这已非我，不若死我”；又在一首诗里说道，“牺牲已不可避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与此前的死亡达成了呼应：一个家族将逐渐组织那不为我们得见的荟萃。让我们再次面对春天，背诵方向那“内脏出血”的诗句：

而春天正像一把真实的木剑
一朵悄悄生长的油菜花

穿过长长的、寒冷的冬天
直抵一个伟大国家的胸前

并且轻轻开放。献上自己

七年后，山东的一位义人，胥弋，在香港金陵书社自费出版了方向的遗著

《挽留》。这部单薄的诗集只被少数人慎重珍藏。又是很多年过去了，作为他自己所说的“至高的无名者”，方向已经快被大众彻底淡忘。让人痛惜的是，他在写作上的探索和贡献并没有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总结。是的，方向对乡村一往而情深，他爱上了油菜、小麦、玉米、红薯和青草，听从鸟的教导，膜拜所有无知无识的石头，对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保持着足够的怵惕。到了后期，他在文字里不断加深着幽暗，增大着驳杂，并试图从幽暗和驳杂里透析出一派清明。换言之，他期待着渐渐臻于一种禅境。这些也不足为奇；让人击节赞叹的是，他的抒情轻易地实现了超现实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混成，在冷却与激动之间转换自如，显示出不断灌浆的巨大可能：风格的成熟已经指日可待。方向曾说，“一人一诗，此人此诗”，他几乎做到；现在，我们谁也堵不住他的口，他接着往下说，“此诗此言，此言此行”，他已全部做到。

方向也有理论的兴趣。1986年9月，他就完成过一篇《论北岛诗歌的忧患意识》。据说，北岛阅后曾托人向他转赠诗集以示致意。可见此文定然不俗。今天能够得见的《我观今日诗坛中的自己》，完成于1989年1月，也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在此文中，他谈及自己喜欢的三位诗人，写下一段诗学绕口令，“像艾青那样北岛，像北岛那样韩东，像韩东那样艾青”，无疑是极为深刻的。八年之后，诗人王家新完成长诗《孤堡札记》，该诗第三十九行与方向此语所见略同，现在已经成了挂在一些学者嘴边的名句：“为了杜甫你还必须是卡夫卡。”^①

4

后起之诗人解读北岛，有其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心理动因：仿佛是一个个不断举行的小仪式。1988年春天，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戈麦，也完成了一篇解读北岛的文章《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这篇文章几乎不可得见。倒是一个日本人，是永骏先生，在获缘拜读之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到了第二年秋天，戈麦开始认真思考写作与生存的关系，很快就确定了自己的道路：隐居，素食，忍受，

^①王家新：《未完成的诗》，作家出版社，2008，第68页。

宽宥，调理着初衷与末路之间的紧张，恰如诗人西渡所言，“独自在内心里承担了生活和时代的全部分量”^①。在此前后，他复印了骆一禾的《修远》一诗送给西渡，以示相互砥砺。这首诗开篇这样写道：

触及肝脏的诗句 诗的
那沸腾的血食
是这样的道路。是修远
使血流充沛了万马，倾注在一人内部

就这样，戈麦彻底放弃了“经济救国”的理想，开始考虑一种诗歌和小说“双向修远”^②的道路。这是长久的打算，没有任何不祥的征兆。到了1990年的春天，戈麦倡议与朋友合办一个小诗刊《厌世者》，每半月出一期。《厌世者》一共出了五期：从发表的作品来看，那阴影已经逐渐逼近。1990年12月，他完成一件心如死灰的作品《海子》，很显然，对海子的选择，他的认同大于惋惜，——是的，几乎没有惋惜。到了1991年春天，戈麦在写作上愈来愈自觉地脱离海子，却在命运上愈来愈不自觉地贴近海子；没有谁意识到这一层，包括他自己，就曾经在一首诗中肯定地写道，“死是不可能的”。

往往就是这样：我们每每得迎来那不可能之可能。1991年9月24日，戈麦忽然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戈麦，1967年生于黑龙江宝泉岭农场，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二十二岁分配到《中国文学》杂志社做编辑，卒年仅二十四岁。他的遗体是在清华园被人发现的，而西渡，要到10月19日才确证他的死亡。根据西渡等人的调查，9月22日至23日，戈麦连续两次被女朋友拒绝；当23日的黑夜降临，他回到北京大学，向北走到朗润园，将诗稿和信札扔进污浊的厕所，然后继续向北，来到污浊的万泉河，万泉河向下就流进清华园。戈麦最终把自己的作品和肉身都嵌入了那污浊，显得那么的刺眼，就像他自己曾写到的那样，“仅仅一

① 《戈麦的里程》，载西渡：《守望与倾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下引西渡文及转引戈麦信，亦见此书。

② 《戈麦自述》，载西渡编《戈麦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424页。下引戈麦诗文及臧棣文，亦见此书。